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评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控制自然理论^{*}

包庆德

【提要】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莱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控制自然 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 B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7) 06-0024-08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 193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马尔库塞的弟子。1968年前往加拿大寻求发展，并于1979年加入加拿大国籍，也是加拿大著名的左翼学者。本·阿格尔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称威廉·莱斯是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①他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代表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被认为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在前者中对“控制自然”这一重要观念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深度的研讨，对其历史根源以及在这一观念作用下的人、自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细致考察，进而研究它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在传统意义基础上对“控制自然”观念做了全新阐释。莱斯针对当今社会乃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作了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创新性的分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莱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中而被忽视的社会意识——“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探索，揭示了其内在矛盾，阐明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斗争的结果，并认识到环境问题的根源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29)和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121106-22)成果之一。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在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① 因为在他看来，科技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问题在于，在何种观念下使用科技。只有挖掘产生生态危机问题的意识性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由此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思想意识，特别是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摒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对自然具有统治权的思想理念，形成健康而富有道德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莱斯的“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借鉴价值。

一、莱斯控制自然理论的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包括生态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在内的大自然都被人类视为资源宝库，它赐予人类的一方面是物质资源，另一方面便是精神资源。传统观念认为“地球的自然环境包含着对人类幸福和需求满足的充分的资源”。^② 然而，正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就愈演愈烈，肆意地掠夺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无约束、无限制和无规范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控制自然”已然成为人类证明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工业化的背景下，由人类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更加疯狂的掠夺，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自身利益，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高度紧张化，从局部的生态环境问题扩展到全球性生态危机。

莱斯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最深层的原因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支配人类行为的观念——“控制自然”的观念。对此，莱斯做了进一步分析，他批评将环境问题看作仅仅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以及将科技崇拜看作当代环境问题根源。前者只看到自然处于满足人类需要的位置，即它是一种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后者则是错将征兆看作根源，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探究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还要回归到科学背景下的“控制自然”这一现

代意识形态。因此，必须深入了解这一观念的历史起源，从而揭示其内在矛盾和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首先，莱斯研究古代神话、宗教和哲学中蕴含“控制自然”观念萌芽。在古代神话或是宗教和哲学中，科学技术统统被笼罩在巫术光环下，人们对技术的工具使用是一种优越感和恐惧感并存的情绪：人类要通过技术工具改变现实生活；人类又没有真正“掌握”为控制自然而发明的技术工具，正因为如此，人们无时无刻不担心这些工具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在使用工具中产生的优越于自然的态度和在人类活动中感到的独立性和力量，与这些工具是‘恶魔的周期性恐惧并列而行。’”^③ 由此看出，人类在想要改变自然秩序、控制自然的同时，内心存在着恐惧。“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④ 特别是古代宗教都相信为了安慰自然的精神，确保人类不受到伤害，使得那些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秩序的技术工具“人性化”。然而与其他古代宗教不同，基督教一直秉持“精神”与自然两分的态度，并且宣扬人立于自然之上，世间万物只有人才具有精神属性，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征服自然。《圣经·创世记》中“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⑤ 很显然，人与上帝共享着对自然的优越性，所谓的控制自然的科学技术似乎只是在印证《圣经》中关于人是地球主人的思想，突显出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人类真正控制自然是其科学理性等因素，人“支配自然”的观念“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变革造成的。”^⑥ 由此看出，“支配”、“控制”自然根本上

① [加]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中译者序》第 2 页。

② 《自然的控制》，第 8 页。

③ 《自然的控制》，第 24 页。

④ 《自然的控制》，第 24 页。

⑤ 《自然的控制》，第 27 页。

⑥ [日]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5 页。

依靠的是人类的科学理性以及知识，并运用知识所达到的科学化的生产活动对自然规律的掌控和变革。古代的神话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于“控制自然”观念所宣扬的“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①

在文艺复兴时期，控制自然观念得到升华，控制自然的观念能够在这一时期的自然巫术理论中找到，诸如炼金术、占星术等，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思想的根源所在。莱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人的力量几乎等同于神性力量，且这种力量可以从巫术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从而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态度，扩展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能力的信心，“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②正是这样积极地强化对自然的“秘密”与“财富”兴趣，使得控制自然观念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而“对于炼金术士来说，控制自然的目标和自我完善的目标是一致的。”^③只要按照物质结构原理和操作规程诀窍运作就能控制自然，这也为通过科技手段征服自然的现代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基础。

莱斯对培根进行评价，分析其关于控制自然的思想。由于统治欧洲思想的基督教依然十分强大，所以培根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并且有关控制自然的观念深深地沉浸在了宗教的氛围中，从而消除了人类对于技艺的矛盾情绪。由此看来，“通过科学的进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妨碍上帝的计划”。^④在培根的著作《新大西岛》中，就明确了控制自然最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培根将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科学知识与其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结构更加地突显出来。在我看来，培根给予了科学技术特殊的历史地位，就如在其著作《新大西岛》中所建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所罗门学院一样，它将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发挥到极致。“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

想的实现成为可能。”^⑤这也正好印证了培根那句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增长给予人类更多的能力，探讨自然的奥秘，扩大了人类对物质欲望满足的程度，而这种欲望的增长会通过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得到很好的满足，人的本能对于社会安宁的破坏得到消除或受到约束，这里蕴含着控制外部自然和控制内部自然的辩证关系，也即是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是相互关联的。这在后来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中成为了不证自明的思想。

莱斯进一步深度分析了17世纪以后控制自然观念的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不同程度地对于控制自然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莱斯指出，在17世纪开端，人们对于自然还是一种迷恋的态度，认为自然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人类能够通过探寻新的方法来“捕获”深藏在自然深渊下的秘密和奇迹，并且这些秘密是可以操纵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主体地位和技术威慑力。人们从关注自然奥秘转向研究、发现那些对人类目的有用的科学仪器和技术工具。到了18世纪，“人类幸福的目标与科学的目标被认为是一致的。”^⑥由此“控制自然”观念获得了其现代意义，也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人们关注技艺和技术的发明，能够以此享受着地球和从地球上发现的好的事物。而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人们从研究自然的奥秘，逐步转向探究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莱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做了深刻的研究，并且马克思对于控制自然的观念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自然概念一直都是其重要的范畴之一。对于研究自然本身，必不可少地应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马克思指出：“自然

① 《自然的控制》，第28页。

② 《自然的控制》，第36页。

③ 《自然的控制》，第38页。

④ 《自然的控制》，第45页。

⑤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页。

⑥ 《自然的控制》，第70页。

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①“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②人的本质蕴含在其造物以及创造活动之中，人对自然的控制，体现在其所给予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方面。同时，在这种劳动过程中，是人类单纯地通过科学技术与自然进行的劳作。马克思分析道，在等级分化的社会中，生产资料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会“积极”地利用科学技术同自然进行斗争，而这种从控制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分配又总是不公平的，这就导致阶级社会内部冲突的发生，使得控制自然不能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笔者认为，控制自然是人类劳动生产过程得到进化的一个“缩影”，“控制”的最高级表现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发展之间有效的结合和组合。19世纪以后，自然科学逐步转向到科学哲学，随后让位于科学社会学，这种转变使得社会因素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莱斯在分析了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控制自然会使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的信念，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③

由此，控制自然应与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相联系，莱斯在本质上否定控制自然的观念，他批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思想，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考察，进一步说明这种观念的弊端，更清楚地认识到控制自然的真实目的是控制人，以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控制自然的观念，因此，控制自然观念理应得到重新阐释。

二、莱斯控制自然理论的核心观点

莱斯控制自然观念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今社会最为主流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它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二是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遮蔽了人类的全部意图，通过科学

和技术手段征服自然，而控制自然环境并不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终极目标，这样就掩盖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更加长远和整体的维度上影响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三是对控制自然观念做重新的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制度。

莱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存斗争造成当代环境问题，且明确指出控制自然观念作为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它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当代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片面地将控制自然观念归结为生态危机根源，而更应深入了解这一意识根源的现实意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控制人。莱斯明确地指出，控制自然观念本身就是自成矛盾的，它既包含进步性的根源，同时也包含退步性的根源，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在其全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关联，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

究其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是控制自然观念这一基本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在其初期，这一观念成为人们利用自身的力量，改变生存与发展条件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所依赖的对象，这一过程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自主独立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变迁，现代社会消费变成一种为获得利润而使用的手段。“[舒适的]是某种完全无穷无尽的和无限度前进的东西，因为每一次舒适又重新表明它的不舒适，然而这些发现是没有穷尽的。因此，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④人们对于物质需求越来越盲目，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③ 《自然的控制》，第85页。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5页。

越来越多的“虚假需求”油然而生，似乎物质上的满足成为一个人的灵魂所在，“满足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模糊难辨的特殊感觉状态，是一个本质上无法测量的范畴。”^①更为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在于，资源消耗比例的不平等。“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却占用了全部资源产量的90%。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却占用了所有开采出的矿物的27%。以下事实可以说明美国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占人口20%的最富有阶层拥有全部财富的76%，其中包括96%的公司股票。”^②

“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③由此可以说，控制自然观念逐步将自然作为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对象看待，而这种物质上的满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这导致了抛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进而追求将控制自然作为强有力的生产力诉求，造成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甚至尖锐冲突。就如蕾切尔·卡逊所谈论到的“‘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④由此看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控制自然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而占有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固有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片面的思想意识，控制自然观念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有机平衡、环境系统的有序循环和资源系统的有效更新，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斗争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构成矛盾冲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而这只是控制自然观念所导致的一方面灾难性结果，另一方面，控制自然使得科技发展变得畸形，遮蔽了社会中科技发展与政治统治的内在联系，从而忽视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密不可分的深层关系。因此，莱斯重点分析了20世纪以后三位哲学家：马克思·舍勒、胡塞尔和霍克海默的思想，

从与控制自然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维度出发，进一步揭示了传统控制自然的真正含义及其最终控制的全部意图。

第一，马克思·舍勒所谓的“控制学”：“为了控制的知识”的思想。在莱斯看来，舍勒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理解的类型，排除应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继承尼采有关“权力意志”的思想，最终将这种科学对自然控制作为一项实用事业。莱斯指出，舍勒对于控制自然观念的认识具有局限性，甚至是含糊不清的，只看到科技对于控制自然的作用是片面的，关键在于处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发挥怎样的作用，控制自然在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层面是不同的，将科学合理性完全嫁接到社会过程中去，期望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从而缓解社会冲突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行的，最终会导致更加可怕的结果。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应该是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的行为方式或是“非理性”。控制的对象理应是服从他人意志的人。

第二，胡塞尔关于“两个世界”和“两个自然”的论述。莱斯指出，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所控制的是作为直观的自然，在直观的自然生活中避免不了社会冲突。而科学的自然控制是揭去包裹在自然现象上的“面纱”，揭示大自然内部的结构及其自然规律。关于“两种自然”的控制，莱斯指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两极的意义，通过科学合理性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所实行的控制，只能联系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才能确定。”^⑤与此同时，对科学的自然的控制也离不开现实生活世界，“两种自然”的控制是相互作用的，又必然与社会生活相关

① [加]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7页。

② 《满足的限度》，第4页。

③ [英] E. 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关林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④ [美]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⑤ 《自然的控制》，第126页。

联。这也使得“控制自然”观念显得既是一个揭示的概念，又是一个遮蔽的概念。

第三，关于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批判的论述。技术理性在启蒙运动中由启蒙的工具变成了遮蔽的工具，作为一种人类为控制而斗争的工具，技术理性的异化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威廉·莱斯明确指出，霍克海默是把控制自然、控制人和社会冲突勾连在一起的。而这种局面的产生是通过发明新技术从而对人性进一步控制的结果。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导致重新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对人的政治控制。人们为了控制自然纷纷投入到纷乱的斗争中，人类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发明技术工具的奴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控制自然达到操纵人的需求从而对人进行控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最终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或自由，而这也正是人类的最终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会招致“自然的反抗”，即人性的反抗。

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考察，逐步揭示了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控制自然”作为当代有影响的意识形态，虽然它树立了人们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信心，但忽视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社会冲突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这个观念愈加的神秘和充满矛盾。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就更具当代价值。但是，对于控制自然观念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不是推崇自然主义的信条或是排斥科学技术，而是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护其一己私利过度生产和对环境破坏进行遏制。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① 以此为自然的解放特别是人性的解放开辟广阔道路，并将科技本质置于伦理和道德观念之下，将其视为“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② 而无论是“自然的解放”还是“与自然和谐的相处”，都不能对传统控制自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起到至关重要的遏制作用。在我看来，对自然的控制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控制自然观念更应该将人自身置于自然之中，因为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然，

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家园！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双重约束，进而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我们需要的是通过道德和伦理能力的提升来合乎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并努力构建一个合乎道德地使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的和谐社会。“控制自然的观念一旦摆脱已成为时代错误的历史关系，就将获得新的意义。”^③

三、莱斯控制自然理论的借鉴价值

人类如何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人与自然的控制程度，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莱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对长期以来具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观念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从认识论维度深刻地剖析生态环境及其产生根源。这也为合理地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开辟了新路。传统“控制自然”观念带来诸多问题，它一方面揭示了人们对自然的不合理控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严重遮蔽了控制自然真正的目的——控制人，以及达到这种控制所引发的科学技术的异化和社会冲突的加剧。

因此，“控制自然”观念阐发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又令人深省的新问题。在当代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面前，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深度的反思是值得的，重新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具有深远意义。研究“控制自然”观念对于深度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及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价值。不仅如此，在当今时代，对于全面构建美丽中国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又具有重大的现实参照意义。

首先，莱斯在重新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基础上，给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伦

① 《自然的控制》，第 168 页。

② 《自然的控制》，第 172 页。

③ 《自然的控制》，第 169 页。

理和道德的双重进步，并设想了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生态哲学观点。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而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消费最终导致的是劳动异化、自然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掠夺和无约束的开发，来满足无止境的物质需求，终究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道理非常的简单明了：“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①人们应该而且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控制自然是何等愚蠢的想法。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难言完全战胜自然，所以人与自然理应处于和谐的状态。

莱斯关于“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社会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构建美丽中国和建设生态文明有借鉴作用。它要求较为稳定的经济模式，就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有效发展，使经济增长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特别是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思想意识等层面的绿色化转变，绿色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全新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人口数量与物质产量达到动态平衡的稳固经济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环境和市场的需求合理地配置资源，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盲目地利用自然资源，将伦理与道德思想贯穿整个生产过程和消费中，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同时从思想上改变过去传统的控制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不应将对自然的控制程度和从中得到的物质满足程度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人们更应该提高道德情操，降低使用自然资源并将自身的物质满足感降到最低，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从而真正有效地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经济循环、社会和谐等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

其次，莱斯“控制自然”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斗争所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所提出的，特别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观念，其影响深远。“控制自然”观念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意识中，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从而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需求而同自然

斗争，但他们的斗争是在一种规定的方式下（即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与其他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同的。”^②强调了“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得尤为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使资本逻辑横冲直撞，造成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而对人和自然的控制的加剧，导致了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引起全球性生态危机。莱斯的上述分析对中国乃至全球在如何稳步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生态危机的加剧具有借鉴价值和理论意义。

最后，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即控制自然观念，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设想构建“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以及稳定的经济体系时，颇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在当今社会中，稳定的经济体系是与强大的权利靠拢的，同时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等因素也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人类需要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落后不会构建出“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发展现有经济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具有警示作用，它要求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优先考虑当前的社会局势，实事求是地发展社会经济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总之，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更加应该重视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优化。因此，我们应最大限度地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必须格外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

① [美]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

② 《自然的控制》，第76页。

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解释，就是在分析了历史发展中这一观念的演变，解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后，提出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应当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控制的对象，这也似乎符合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继而，应当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覆辙，即“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杜绝以环境资源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层面的稳步发展。

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将科学技术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以伦理和道德约束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技术作为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和重要手段，它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已成为人类合理地控制自然资源、发明新型能源和提高科学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人们通过改变科学技术的传统意义，将其置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中，进一步发展了其生态价值，从而开发新型的绿色环保技术。可以说，生态文明的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型。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前提，生态安全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对于“控制自然”观念的分析和重新解释，使得人们对于如何利用科学技术的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科学技术理应是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只是要在理性的框架下运用。而所有的这些，总结来说就是而且必须是强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无论是传统“控制自然”观念，还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我们都应该而且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限制，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的目的，真正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本文作者：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暨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A Review of Leiss's Ecological Marxist Theory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ao Qingde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ecological Marxism, Leiss used his uniqu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to explain the most profound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the concept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The concept objectively results in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eal society. In essence,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means that some persons are in control of some others, which hinders human being'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restricts social progress in temporal-spatial dimensions. To eliminate the idea of dominating nature is to establish a conserver society and shape human being's ethical and moral values, which will ecologically constrain, specify and lead human being's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day's ecologicall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quire a deeply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Leiss's theory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in ecological Marxism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s, which help us develop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that respects, follows and protects nature, and construct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Leiss; Ecological Marxism;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ecological crisis